

海外梦回录

——台湾人在纽约

(台湾)尹雪曼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31776

海外梦回录

期限表

书请在下列时间内归还



0452101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海外梦回录

——台湾人在纽约

尹雪曼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55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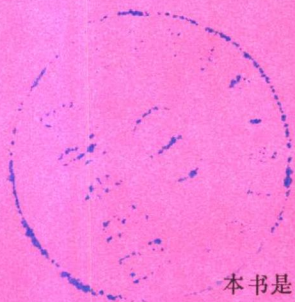
印数：1—4400册

•

ISBN7-5059-1841-9/I·1275 定价：4.80元

封面设计:郭小牧

责任编辑:王 军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台湾著名作家尹雪曼描述他六十年代初在美国读书、做工的生活体验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力图用新闻记者的眼光,真实可感地展现一个来自台湾的中国人漂泊于海外的酸甜苦辣,既描写了留学生在餐馆洗碗的辛劳、美国式高等教育的优劣,又有对美国小城与大都市生活状态的比较。

美术编辑:彭 氏

序 曲

梦，不都是美丽的；但亦不都是丑恶的。

就像人生：梦中有欢笑，也有眼泪。有红花，也有落叶。

只是，当你幻化作蝴蝶时，就暂在春天的花丛里遨游吧。不要想究竟蝴蝶是你，还是你是蝴蝶。

有人埋怨人生太匆促，不是吗？很多朋友忽然地逝去了，就像秋天的一片黄叶。一阵风，竟悄悄的被吹走；连说声再见也没来得及。其实，梦何尝不是一样。不同的，是当你从一个欢乐的梦中醒来时，不免会感到一点惆怅。你想要是不醒得那么快，那么早……要是那份欢乐能延长一点时间……要是……该多好。可是醒了总是醒了，追悔不及了。那么，还是让它去吧，别尽是怅惘。

然而，当你从一个并不美丽的梦中醒来，你不又多少带着点欣幸的感觉？

是的。人，就是这样，得不到，固然烦恼。得到了，也不尽是欢乐。说起来，那些能在梦中欢笑的，即令醒来要落泪，也还是值得。最令人同情的，是那些在梦中落泪，醒来也不能不愁眉苦脸。

就像千千万万的平凡人一样，我有过一个平凡的梦。为

了追求那个梦，我曾落过泪。寻觅那个梦，我曾失过眠。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是那千千万万平凡人中的一个。

有人说：至人无梦。我说：至人多么有福啊。只是，我失于太平凡。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醒了。许是我仍在梦中。没人告诉我，没人指点我。但愿我是几千年前的那位大哲学家，当他幻化作蝴蝶时，就死心塌地的做蝴蝶。

但究竟我太平凡，有太多平凡的幻想。因此，当我化作蝴蝶时，我不能死心塌地的做蝴蝶。而当我不是蝴蝶时，我却又渴望着蝴蝶的欢乐。

这岂不是既不值得宽恕，也不值得同情的悲哀。

于是，我把我的梦轻轻的、淡淡的写下来。我多么期望它是轻轻的、淡淡的啊。就像三月里的一个清晨，窗外树梢上的一阵细雨，或者是：六月傍晚，远山脚下的一缕炊烟。它像是给了你些什么。什么呢？你说不出。

只是我知道我的笔太笨拙，它不可能为你描画出一个美丽的梦来。要是那样——啊千万，别失望，千万别抱怨。你愿我陪你落泪吗？

原谅我把自己说得太多。那是——我太渺小，也太平凡。

目 录

序曲	1
异国的孤寂	1
受伤的自尊	11
说中国话, 吃中国饭	21
暑假求职记	31
洗碗记	43
中国餐馆万象	54
小城与大都市	64
“三千烦恼丝”的烦恼	75
接吻桥与石狮子	85
马特院长的课堂上	95
“小儿小女在美结婚”	105
大风雪与冰淇淋	116
美国的月亮是“方”的	127
父母与朋友	137

值得怀念的人	147
我和润庠	158
恋爱·结婚·黑太太	168
住的烦恼	178
纽约的二房东	189
我不是妇人	198
中年人的悲哀	208
再见吧，梦	217
后记	227

异国的孤寂

也许。我有点抱怨。

如果是，该抱怨的究竟是谁呢？

——我想，是我自己。

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想的常常比做的多，想的也常常比做的好。我本是抱着满腔热诚，满腔兴奋飞向那个梦的；但究竟我还是太平凡。当日本航空公司的DC—6飞机于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落后，我立刻就被抛入孤寂和落寞的深渊。

日航机是于十二日夜十二时从东京起飞的，那时，我本是一个人。但却一点没有感到孤寂。

东京羽田机场上的人很多：乘客，送行者，机场工作人员，专门出售照相机和日本土产的小店店员。不管哪一个，在我看来，都跟中国人没有两样。然而当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当机上的乘客纷纷走散，当两个来自香港的中国学生，像一阵风似地被别的中国学生从机场接走……留给我的，就只有孤寂和落寞。

这种孤寂和落寞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因为我从没有离开过祖国那么远。我曾经到过南洋：西贡、曼谷、新加坡、巴达维亚（今天的亚加达）、马尼拉；也曾两次漫游东

京。不过既不是自己一个人，到处也都是中国字和同胞。那情景，充其量像一个北方佬子下广州，原是无庸多担心的。

然而这一次——我尝到了真正的孤寂。

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大厦对我没有用；机场里的隆隆机声，跟我似乎更无关联。坐在打字机前，或者手持电话筒的航空公司地勤小姐，即令长得再美、再温柔，也不可能对我发生吸引。我的脑海里只是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是茫然——茫然的天空，茫然的人群，茫然的大地，茫然的世界，和一个茫然的我。

日航机从东京起飞后，不久我就跟两个中国学生认识了。我忘记我们是怎样开始交谈的，总之，很快地我们就变成朋友。他俩的年纪都比我小，同样的，他俩都不会说中国的普通话。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而当飞机降落檀香山后，日航公司招待乘客游览檀岛，傍晚在一家中国餐馆进餐，我们三人总是走在一起。这家中国餐馆规模很大，位于海滨，附有旅舍；虽然还是二月，到处却有了初夏的味道。洋洋的海风吹着，阳光也是柔和的。晚餐后不久，一队夏威夷歌手就在海滨棕榈树下奏起音乐，唱起歌来。那情景，正是一幅美丽的、人们梦中的海岛风情画——常绿的树，不谢的红花，带着咸味的风，高高的棕榈树；沙滩，夕阳，海滨。渗和着现代化的茅舍，柔和的吉他，浪漫的歌调，以及歌手们高大的身影，粗犷的、磁性的歌喉。啊，还想什么呢？还要什么呢？一切都是那么完整，那么美好。一切都像是在梦中。

但为我忽略了的，是我身旁有两个同胞。他们身上流着跟我相同的血，他们有跟我同样的皮肤。他们的脑海里所想

的——他们的思维，不会跟我完全两样。虽然我们互相以英语交谈，但那并不妨碍他知道我是中国人，我知道他是中国人。在语言以外，我们之间交流着一份浓厚的民族感情。

因此，我没有感到孤寂，更没有感到落寞。我像是在旅行，像是在渡假。我尽情地享受这份夏威夷的海滨风光，我尽情地享受那如怨如诉的夏威夷音乐，我是多么快乐啊，我是多么自在啊。这个世界实在太好了，太美，也太完整。

但谁想到他们终是要离开我的呢？因此，当我们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后，当他俩被另两个在机场等候的中国学生，像一阵风似地卷走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两个中国学生开来一部车子，把这两位中国学生拖上车。我跑出机场大厦，在门外的寒风中和他们说“再见”，向他们挥手，终于看着他们在股白烟中消失了。

我茫茫然地走向机场大厦，茫茫然地在一排空无一人的沙发上坐下。时间很早，大约是早上八点多，飞往旧金山的联合航空公司飞机，预定上午十时起飞。我是要改搭联合公司的飞机飞往旧金山的。

一个老留学生也许会笑我，为什么不从洛杉矶去米苏里呢？可是，要是那样，我就没有机会体验这一次深深的孤寂了。说不定，也不会有机会畅游旧金山。就是靠了这点傻，使我多了一点人生体验；使我多看了世上的一个名城，也使我多了点人生感触。

其实，我多么愿意聪明些。在我动身前，我曾向许多“先进”请教。他们有的告诉我有关美国种种的一鳞半爪，有的却只是一句鼓舞的话——去吧，船到桥头自然直……。

真的吗？不过，事实是也有到了桥头并不自然“直”的

船。结果它被砸破了，搁浅了，不得不折回头，黯然地重回故国。比如两年后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就说一个赴美留学的学生，因船在日本海外遭难，几乎丧生，虽被救上岸，衣物却都损失了。他因之失掉继续前进的勇气。在日本，他写信给他国内的太太，说他要回家。可是他的太太却鼓励他勇往直前，不要把这项意外放在心上。于是，他又向前走了。到了美国，他好不容易地在纽约东部一个小城里，找到一份出卖劳力的工作。不幸的是，不到一个月，他又被移民局查出，“遣送”回国。

在美国，“遣送”(deport)是一个很恶劣的名词。这个英文的最好翻译，从某种角度看，应该是“放逐”。因此，当那个不幸者被“遣送”回国时，该不知他心上有多少的落寞？

记得多少年前，一个无国籍的欧洲人，曾在香港与澳门间的轮船上，往返了许多趟。原因就在他既不受香港、澳门任何一地的欢迎，又没有祖国可被遣送。但结果如何，报纸上的消息却语焉不详。想来，虽不致把他丢到海里，却也够他体会那份无家可归的悲哀。

不是吗？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地球这么大，陆地那么多，一个人居然会没有“立锥”之所。说起来，岂是公平的？

在飞抵美国前，我曾在东京停留了三天。老实说，我相当的喜欢东京，特别是当我到达后的第一晚，天气陡变，灰云密布，半夜竟然飘起雪花。多少年没有看见过雪花了，我是多么欣喜，多么地激动；因为我是在北方平原里长大的。雪，对我是太熟悉了。可是，我竟与它久违了十多年。因此，这一晚，我不惜在我所停留的芝公园大旅社门前，站在墨黑

的天空下许久、许久，让稀稀疏疏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落在我的身上，落在我的脖颈里，融化在我的背上……给我一份无比的安慰，无比的快乐。

但第二天，雪竟然没有继续落。

我有点失望，多落些该多好。可是，它竟像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虽然匆匆地赶来，却又匆匆地走掉。留给我的，只是一阵浓浓的怅惘，和化不开的落寞。

还好，九点钟，一个真正的老朋友来了。

多少年了，我们是在重庆认识的。那大概是一九四一年冬天，再不，是一九四二年的春天。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活力充沛的新闻记者。只是，时隔二十年，他老了，头顶秃了，额上的皱纹也多了。唯一相同的，是他那份对朋友的热情。他重重地握住我的手说：

“喔，你来了，要到美国？”

我点点头。

他望着我，仔细地把我看了一遍。

“好，你的样子还不坏。去，去冲一下吧。我们还不老……”

中午，他把我拖到一家韩国饭馆，请我吃烤肉。他说，韩国烤肉是有名的，更重要的，是他相信我没有吃过。

我欣然地接受了。

我们吃得很愉快。韩国烤肉并没有什么特别，那是把一片片切好了的牛肉，用筷子捡起来，放在一个上面铺有铁丝的木炭炉上慢慢地烤。之后，再蘸着些配好的佐料吃。韩国人跟我国的山东人很相像；他们也喜欢吃大葱。所以桌上备有很多大葱节，一节节的让客人们烤着吃。

朋友是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到东京来的。如今，是一驰名国际的杂志驻日本代表。许是十多年来，他看的太多，听的太多；因此，感触也比任何人深些。只是，当他把他蕴积在心底深处的感触说给我时，由于我刚离国门，又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人的社会圈；因此，我对他的话，并不能作更深的共鸣和理解。

然而，现在，当我孤零零地，枯坐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候机室的沙发上时，我想起了他的话，我品味着他的话。他说：

“一个长久居留在国内的人，是无法体味国籍的重要……”

我站了起来。时间实在还太早，于是，我茫然地向前走。这座大厦是那么地宏伟，据说是花了七千万美元建筑起来的。里面装着二十二家航空公司，其中十一家经营飞往世界各国角落的国际航线。每一分半钟，就有一架喷射飞机降落或起飞，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全年经过此地的旅客，包括飞往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总计是七百多万。

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而再多的人，也破除不了包围着我的寂寞。

许多偶然，也许是下意识吧；我来到日本航空公司的办事处跟前。

我似乎感到一丝丝的快慰，因为面对着我的墙上，正贴着一点也不含糊的六个汉字：“日本航空公司”。而站在那条长长的柜台后面忙碌着的，是两个看来跟中国人没有两样的日本人。

于是，我在一只沙发上坐下；面对着那六个中国字，面

对着那两个日本人。不觉想起一个回国华侨朋友在高雄对我说的话。他说：“到了美国，连菲律宾人都是同乡啊。”

那时，在高雄，有谁能体味那不是一句玩笑，那话有眼泪呢。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在纽约真的认识了一位菲律宾人。说她是菲律宾人，事实上一点也不像。因为如果把她夹杂在中国女孩子群中，没有人能够再把她指认出来。她是在纽约夜总会里弹钢琴的，周薪二百五十元。那当然是很高的待遇了，但她穿的还是很朴素。问她的喜好，她说最喜欢吃中国菜。因此，我不觉真的把她当“同乡”了。

只是那年暑假过后，我没有再看见她。如今想起来，许是她把中国人当她的“同乡”吧。一个女孩子远适异国，看见的尽是高鼻子，蓝眼睛；即令言语相通，脑海里的思维和生活习惯，也无法勉强融合。那么，怎能免除精神上的落寞和孤寂呢？因此，看看中国人，吃吃中国菜，虽不等于回到故乡、祖国，却也“慰情聊胜于无”了。

其实，这正是我坐在日本航空公司办事处前的心情，也是我那时内心的写照。说起来，能怪我吗？

但那份落寞终于被我抛掉了。那是当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洛杉矶起飞后，我重新坠入一个新的幻想世界。从洛杉矶飞到旧金山，从旧金山改乘灰猎狗汽车去米苏里；新的事物，新的环境，新的刺激，不断的向我袭来。虽然陌生，却不落寞。虽然孤寂，却不感伤。此后，在学校里，只有一次，我重新触到那个孤寂的感情的角。那一次，虽是那么大的人，我也无法抑止地落泪了。

那是一九六〇年的十二月。圣诞节前一个礼拜，学校放

了假。假期共是两周，美国学生全部回家。校园里冷冷清清的，除了房檐下的鸽子，树干上的松鼠，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每日卧在钟楼前晒太阳的那只灰色羊犬，和那只黄色的拳师狗，也不知去向。但是像我这样的外国学生却没有地方跑。我蜷伏在校园外的宿舍里，吃饭，睡觉，连看书的心情都没有。幸亏二十五日那天，一位美国教授约我和其他五位中国学生，到他家共渡佳节。大家聚在一起交换礼物，唱圣诞歌，吃火鸡，玩桥牌，整整地玩了大半天，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宿舍。一夜好睡，第二天又是个大晴天。要是落雪，也许就会死心塌地的躲在客厅里看电视，因为房东老太太到圣路易儿子家里过节去了，这幢房子全成了我和小潘的天下。可是不落雪，呆在家里多无聊呢。

午饭后，小潘到是看书去了。我呢，实在做不下事，就钻进毯子里想睡。房子里很静，院子里，街上，也没有一点响声。阳光在窗子上爬，一切都是静静的；大地仿佛睡着了。我刚躺下去，不料一股寂寞之感立刻向我袭来；只那么一刹那，我的眼泪就从眼眶里滚滚而出。

为什么？我说不出。我只是迅捷地从床上坐起，穿好衣服，匆匆地上街去了。哥伦比亚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人口三万多，一半是学生，一半是学校教职员和他们的眷属；以及短短的一条大街——百老汇路上的商店老板和店员。平时，星期六下午，大街上就没有人了。星期天，街上静得更是连鬼都捉不到。这一天，除了是假期，又是星期六；因此所有的商店家家打烊，户户关门，那情景，真像我们过农历年。但跟我们过农历年不同的，是他们的大人小孩都不上街玩。所有的人，全躲在家里，玩桥牌，看电视。街

上连个人影都难得看到。

可是，我虽然只在没有人的大街上走了一遭，心境却开朗得多了。而且，在走着的时候，我还碰见两个印度学生。大家相对一声哈啰，交换一个寂寞的微笑，就过去了。

两年后的一九六二年，我到了纽约。纽约是个八百万人的大城，也是著名的花花世界。再说，那儿有一个China town，三万多华侨，二千多中国留学生。一个中国人到了那儿，该不会再感受什么孤寂和落寞了吧？

我确曾那样想过，也曾那样希望过，并为自己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事实上，当我在那儿停留了一年，寂寞使我疯狂。

一个人倘若从没有体味过“热闹中的寂寞”，就很难了解生活在大城中的孤寂。最初，我是跟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的。虽然他忙，我忙，但精神上，总算还有点依托。只是后来他的家来了，我搬到另一个地方。三个月后，除偶尔一晤外，我俩再没有在一起玩过。于是，我的孤寂加深了，加重了。每次，当我回到住处，一灯，一桌，一榻外，就只有萧然的四壁。没有人跟我谈话，没有人分担我的喜忧。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试想我能作什么？很明白的，我什么都不能作。既无法静下心，就无法读书；更不要说写文章。唯一能暂时平静我的心湖的，是写家信，告诉他们我是怎样的思念他们。也只有当我把整个的心神浸沉在信笺上时，我才能暂时的忘记寂寞。

苦的是，我无法天天写信，时时刻刻写信。我要读书、做事、烧饭、洗衣。因此，当我心情烦躁时，我就上街蹓跹。只是蹓大街仍解除不了我内心的孤寂。有时，反而觉得孤寂